

《铸剑》论

关于“黑色人”的秘密

劉 暢

关键字：复仇 黑色人 铸剑

一、关于鲁迅：

鲁迅（1881~1936）生于中国浙江省绍兴府（今绍兴市），本名周树人。他的祖父是清政府的高级官僚，因此童年时代家道殷实，受到了良好的教育。但是，14岁时，家中卷入了一次大的风波（祖父周福清科场舞弊案），之后便家道没落。青年时代的鲁迅赴南京求学，后又留学日本。在日本留学期间，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第一次变化是放弃医学，从事文学。这一时期，他发表了数篇论文及翻译，并开始尝试小说的创作。但是，这并没有引起世间的注意。他作为作家正式发表的第一部作品是刊登在《新青年》上的白话小说《狂人日记》（1918）。此后，他陆续发表了小说集《呐喊》、《彷徨》、《故事新编》，散文集《朝花夕拾》，散文诗集《野草》等作品。他的作品深刻揭露了中国残酷的现实，并加以严厉的批判。他死后受到了“民族魂”这样的高度赞誉。

二、《铸剑》的故事

《铸剑》是鲁迅历史小说集《故事新编》中的第5篇，根据《鲁迅日记》，完成时间为1927年4月3日，这实际上应该为继《补天》（1922）《奔月》（1926）之后的第3篇小说。原题取自该作的主人公的名字《眉间尺》，1932年收入《自选集》之际改题为《铸剑》。正如《故事新编》这个题目一样，《铸剑》同样是取材于中国古代神话故事，再经鲁迅之手，被赋予了新的含义。关于《铸剑》的取材问题，有诸多研究成果。《列异传》、《搜神记》，《吴越春秋》以及日本作家池田大伍编著的《支那童话集》等都有相关记载。现在引用其中较完整的《搜神记》〈三王墓〉对该故事情节做简单介绍。

干将莫邪为楚王作剑，三年乃成。王怒，欲杀之。剑有雌雄。其妻重身当产。夫语妻曰：“吾为王作剑，三年乃成。王怒，必杀我。汝若生子，是男，大告知曰‘出户望南山松生石上，剑在其背。’”于是即将雌剑，往见楚王。王大怒，使相之剑有二，一雄一雌。雌来雄不来。王怒，即杀之。莫邪子名赤比。后壮，乃问其母曰：“吾父所在？”母曰：“汝父为楚王作剑，三年乃成。王怒，杀之。去时嘱我语‘汝子出户望南山松生石上，剑在其背。’”于是子出户南望，不见有山。但覩堂前松柱下石，低之，上即以斧破其背得剑。日夜思欲报楚王。王梦见一儿，眉间广尺，言欲报仇。王即购之千金。

而闻之，达忞入山行歌。客有逢者，谓：“子年少，何哭之甚悲耶？”曰：“吾干将莫邪子也。楚王杀吾父，吾欲报之。”客曰：“闻王购子头千金，将子头与剑来，为子报之。”儿曰：“幸甚。”即自刎，两手捧头及剑奉之，立僵。客曰：“不负子也。”于是尸乃仆。客持头往见楚王。王大喜。客曰：“此乃勇士头也，于汤镬煮之。”王如其言，煮头三日三夕不烂。头蹶出汤中。蹶目大怒。客曰：“此儿头不烂，愿王自往临视之。是必烂也。”王即临之，客以剑拟楚王头，随堕汤中。客亦自拟己头，头复堕汤中。三首俱烂，不可识别。乃分其汤肉葬之。故通名“三王墓”。今在汝南北宜春县界。¹

文中的赤比即眉间尺。鲁迅的《铸剑》大抵上沿袭了以上的内容，但经过他的加工改造，成为了具有鲁迅风格的复仇故事。如果把原文比作一个骨架的话，那么鲁迅的作品，就应该是一个有血有肉，活灵活现的人。为了使原故事更加详细，并突出人物的性格，鲁迅创造性地加入了原文中没有的内容。例如，关于小说开头，眉间尺虐杀老鼠的描写就是原先的几个版本都没有出现过的情节。但为了突出眉间尺优柔寡断的性格，这个内容又是极为重要的。这里需要注意的是，关于眉间尺在该小说中的地位，笔者认为为主要人物，而非主人公。关于他是否是主人公的问题，在之后的论述中将详细说明。第二是关于被眉间尺虐待，生死不明的老鼠。刚刚提到，为了表现眉间尺优柔寡断的性格，作者特意加入了虐杀老鼠的情节。可是，这只老鼠在文中的作用仅此而已吗？要解决这些问题，首先要介绍一个重要的人物——“黑色人”。

“黑色人”的名字是“宴之敖者”。鲁迅曾经使用过“宴之敖者”这个笔名。宴可以拆分为“家”“日”“女”三个字，而“敖”则有被驱逐的意思。所谓“宴之敖者”的意思就是“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驱赶出门的人”。鲁迅使用这个笔名，是要讽刺周作人的夫人羽太信子。而“宴之敖者”的原型，很显然也就是鲁迅。但也不是说“宴之敖者”就等同于鲁迅本人。作为小说中的人物，他经过作者艺术的再加工，成为了一个不同于原著中的“旅者”与鲁迅的全新的人物。鲁迅把收录了《铸剑》的小说集定名为《故事新编》（1936年，同年10月卒）。既然是“新编”，自然就融入了全新的思想。在阅读《搜神记》的时候，笔者注意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，这就是旅者，即《铸剑》中宴之敖者的来历。一个来历不明的人为什么要为眉间尺报仇呢？《搜神记》的记载相当简单，难以判断。但是，《铸剑》中，关于“宴之敖者”有大量的描写，通过对其衣着，语言，行为的全方面的描写，“黑色人”就成为了前文所述的“活灵活现的人”。这个人到底是谁，眉间尺，刀工，“黑色人”，老鼠之间到底存在着怎样的关系。非常遗憾的是，目前涉及到此内容的研究还寥寥无几。在笔者提出自己的观点之前，首先要介绍三位研究者的研究成果。

三、“黑色人”到底何人一分身现象说

首先要介绍的是松冈俊裕先生在《眉间尺试论》中提出的分身现象说。简单来说，眉间尺，“黑色人”及老鼠其实是同一人物。事实上，在《孝子传》中，眉间尺（眉间赤）的原名为赤鼻。而老鼠的鼻子也是红色的，因此，也可称为“赤鼻”。另一方面。老鼠的毛为黑色，又与“黑色人”相同。因此，老鼠与眉间尺与“黑色人”两人之间都有共通之处，因此，松冈先生认为，老鼠在二人之间起到了牵桥搭线的作用。而关于为什么这个老鼠要变身为“黑色人”帮助眉间尺复仇这个问题，松冈先生认为“老鼠是在向救了自己一命的眉间尺报恩，同时也有

着眉间尺自我鼓励的意味。”²而关于为什么眉间尺可以将自己的性命托付给“黑色人”，以完成复仇的愿望这一问题，松冈先生认为“眉间尺认识到这个“黑色人”不是别人，正是自己。就好像另一个自己接受了这一使命一样。”

但是，松冈先生的理论是建立在“老鼠尚未死去”的基础上的。而细读原文就能发现，老鼠是否死亡，的确很难下定论。而且，如果老鼠就是眉间尺本人的话，那么，老鼠的报恩也就是眉间尺对自己的报恩。自己对自己报恩，这确实是很令人费解的事情。而在眉间尺复仇的途中，他碰到了一个“黑色人”。两个人关于复仇的问题，有过一番对话。而在这番对话中，又出现了一些意味深长的内容。当被问及复仇的理由的时候，“黑色人”答道：“我一向认识你的父亲，也如一向认识你一样。”这里面需要注意的问题是，为什么他会清楚地知道眉间尺与其父的事情呢。假如“黑色人”是眉间尺的分身的话，他知道关于眉间尺的事情是理所当然的。但是，关于眉间尺的父亲，他应该一无所知才对。此外，“人我所加的伤”对于眉间尺来说又是什么呢？在该论文中，并没有对此问题的论述。

“黑色人”到底何人—剑精说

现在，要介绍一下雪苇先生的观点。与松冈先生相同，雪苇先生也主张“分身现象”。但关于分身的理解，两个人则截然不同。在《关于〈故事新编〉》中，关于“黑色人”是谁的问题，雪苇先生认为“黑色人”即时剑精，是高度浓缩的复仇精神的化身。具体来说，“黑色人”即被雌雄二剑分裂了的铁的灵，也可称为铁的精神。因为，，被赋予了刀工的灵魂的铁的灵，同时也是那个为了防止作祟而身首异处，分而埋之的刀工的鬼魂。“黑色人”也同样是这样的一个鬼魂。这样一来，这个复仇故事就不仅仅是眉间尺对王的复仇，也变成了雄剑对雌剑的复仇。

“黑色人”到底何人—影子说

基于雪苇先生的观点，工藤贵正先生进一步提出，“黑色人”即黑影，从精神的意义上来说，他就是眉间尺与王的另一个自己，也就是影子。”工藤先生明显也主张“分身现象”说。但他推测，黑影不单是眉间尺的影子，同样也包含着王的影子。他在鲁迅的作品中多次出现的人与鬼的纠葛对立的观念中又加入了“影子”的概念。“人都有两个影子（阴阳两面的人性），无论其中哪个消失，都会变成鬼。”³手持雄剑的眉间尺代表“阳”，与此相反，手持雌剑的王当然也就代表阴。关于“黑色人”到底是谁的问题，他说：“人的两个精神中如果失去其中一个，那么这一个既是被抛弃的自体，也是从眉间尺与王身上分离出来的精神。”关于黑色与死亡的问题，工藤先生证明了“黑色是死亡的预言”。结果是，他证明了“黑色人”即是“死去的鬼魂”。他认为，“黑色人”身上具有“人道，对他人的爱，慈爱，以及利他性”，而另一方面，他又具有“兽性，残忍，暴虐，利己，情欲”等特点。

“黑色人”到底何人—刀工说

笔者从以上三位先生的论述中，得到了很多启示。特别是工藤先生的论述。如果“黑色人”具有阴阳两面的精神的话，那么铸造这代表了阴阳两面的雌雄二剑的刀工（干将，眉间尺之父）也应该是有阴阳脸面的。也就是说，刀工与“黑色人”之间存在着共同点。再进一步说，所谓“黑色人”，恐怕就是刀工本人的鬼魂。关于这个观点，笔者将列举几个证据进行论述。

证据1：“他”的用法

在《铸剑》中有如下内容。

眉间尺：但你为什么给我去报仇的呢？（问题 1）你认识我的父亲么？（问题 2）

黑色人：我一向认识你的父亲，也如一向认识你一样。但我要报仇，却并不为此。聪明的孩子，告诉你罢。你还不知道么，我怎么地善于报仇。你的就是我的（回答 1）；他也就是我（回答 2）。我的灵魂上是有这么多的，人我所加的伤，我已经憎恶了我自己。

在竹内好翻译的版本中，文中的“他”被译为“それ”（它，那个），在木山英雄翻译的版本中，“他”被译为“そいつ”（那个）。笔者注意到，原文中的“他”到底指的是谁，是以往的研究者一直忽略的问题。一般来说，“他”被理解为仇恨。但是在现代汉语中，“他”是“你，我以外的第三人称，一般指男性，又是泛指，不分性别。”也就是说，原文中的他应该是一个前文出现的人，并且是一个男性的可能性极高。在指代动物或无生命的事物时，汉语中一般用“它”来表示。笔者认为，作为文人的鲁迅应该不会不知道两者的区别。例如，在《铸剑》中就有这样的话：“他进来很有点不大喜欢红鼻子的人。但这回见了这尖尖的小红包子，却忽然觉得它可怜了，就有用那芦柴，伸到它的肚下去，老鼠抓着，歇了一回力，便沿着芦干爬了上来。”可见，在执笔当时，鲁迅是可以分清“他”与“它”的用法的。此外，作《铸剑》半年以前，鲁迅写过《藤野先生》这篇回忆散文。文中说“然而解剖图不是美术，实物是那么样的，我们没法改换它。”《藤野先生》（1926 年 10 月）的完成时期要早于《铸剑》（1927 年 4 月）。可见，鲁迅早就知道“它”的用法。这样看来，在《铸剑》中使用“他”指代无生命的事物（仇恨），是无论如何也说不通的。如上文所述，“他”一般指代第三人称男性。而且这个男性是眉间尺与“黑色人”对话中出现过的男性，那么这个人就是眉间尺的父亲无疑。

在这个结论的基础上，我们再重读原文。对于眉间尺的两个问题，黑色人分别做出了解答。

眉间尺：但你为什么给我去报仇的呢？（问题 1）

黑色人：你的就是我的（回答 1）

眉间尺：你认识我的父亲么？（问题 2）

黑色人：他也就是我（回答 2）

这样看来，“黑色人”已经承认自己就是眉间尺的父亲（笔者推测“黑色人”可能也只是刀工的一种其他形式的存在，例如鬼魂或者黑影。）而前面的一句“我一向认识你的父亲，也如一向认识你一样”，正如松冈先生的论述一样，由于“黑色人”是黑色的老鼠变化而来，因此，他了解眉间尺的事情是理所应当的。但他为什么还会同样清楚的了解刀工的事情呢？这就是因为，他同时也是刀工本身（或是其某种其他形式的存在）。这样，刀工，老鼠，“黑色人”之间就建立起了互相转化的关系。

证据 2：《铸剑》题目之谜

看到《铸剑》这个题目时，笔者又注意到一个问题，那就是《故事新编》的题目全部是表现人物的行为的，特别是直接表现主人公行为的就有 6 篇（《补天》《非攻》《理水》《采薇》《出关》《起死》）。而对于《奔月》，一般认为是指“嫦娥奔月”，而嫦娥有绝非《奔月》中的主人公（主人公是羿）。关于此问题，松冈先生认为，在《奔月》的结尾处，羿也表达了“奔月”的愿望。“那倒不忙，我

实在饿极了，还是赶快去做一盘辣子鸡，烙五斤饼来，给我吃了好睡觉。明天去找那道士要一服仙药，吃了追上去罢。”松冈先生由此判断，奔月同样也属于羿的行为。不过遗憾的是，以上只是一个设想，松冈先生暂时还没有关于此问题的论文发表。不过我们暂时可以下一个结论，就是除《铸剑》之外的七篇，都直接或间接地表现了主人公的行为。由此推断，《铸剑》可能也不是一个例外。其主人公很可能就是铸造雌雄二剑的刀工（眉间尺之父）。竹内好在翻译《铸剑》时，将其翻译成“铸剑的故事”（劍を鍛える話）⁴。但实际上，刀工16年前被王所杀，所谓“铸剑的故事”早在《铸剑》开始的16年前便宣告结束。特意将题目从《眉间尺》改为《铸剑》，是否也包含着作者深深的思考呢。如果《铸剑》不是个例外，那么刀工也就可以认为是该篇的主人公。具体来说，铸剑的刀工在被害16年后又以“黑色人”这样的形式重新登场，帮助自己的儿子完成复仇的任务。

如果再在其中加入刀工，“黑色人”与老鼠的关系，那么笔者推测故事情节应该是这样的。刀工被害之后变身老鼠，通过自行落入水缸，来试探眉间尺可有报仇的决心。但是，眉间尺天生优柔寡断，性格柔弱。犹豫再三，最终也没有杀死老鼠的决心。因此，判断其无法完成复仇大任的老鼠又一次变身为“黑色人”登场。这样，刀工先变身老鼠，又变身“黑色人”的关系便顺理成章了。这样一来，为何“黑色人”会详细地了解眉间尺与刀工的事情这个问题可以得到合理的解答。进而，“你的就是我的，他也就是我”这句话中隐藏的秘密也就迎刃而解了。

证据3：“宴之敖者”的深意

除了《铸剑》中“宴之敖者”这个名字之外，《故事新编》的各篇的主人公都是历史上或传说中有名有姓的人物。但是，关于《铸剑》中“黑色人”的名字，《列异传》《搜神记》《吴越春秋》池田大伍编《支那童话集》（《楚王铸剑记》）都没有相关记载。当然，这也给鲁迅提供了“新编”的空间。鲁迅将这个“黑色人”命名为“宴之敖者”。（所谓“黑色人”的说法也是鲁迅的独创）“宴之敖者”这个笔名鲁迅在其一生中仅用过一回。他在《古籍序跋集》（1924年9月24日）中收录的《〈俟堂专文杂记〉题记》中署名“宴之敖者”。那么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。“宴”可以拆分为“家”“日”“女”三字。“敖”则是“被驱逐”的意思。那么这个笔名的含义就是“被家里的日本女人所放逐的人”。鲁迅借此笔名讽刺周作人之妻羽太信子。作者由此判断，黑色人的敌人——王这个人物可能也包含了羽太信子的影子。在此假设之上继续推论，所谓“雌剑”可能也含有周作人的影子。在《亡友鲁迅印象记》中，鲁迅留学时代的挚友许寿裳有如下记载。

“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底里性的。他对于鲁迅外貌恭顺，内怀伎忌。作人则心地糊涂，轻听妇人之言，不加体察。我虽竭力解释开导，竟无效果。”⁵

从以上的描述中可知，周作人是受到其妻唆使，被动地与鲁迅断交。从日本留学时代起的十几年来（1906~1923），周作人一直受到兄长的照顾。兄弟间关系融洽，可谓“兄弟怡怡”。对于周作人的成长，鲁迅也无私地倾注了自己的心血。换句话说，周作人本身也是鲁迅的一件作品。但结果，这个作品却深深地伤害了鲁迅。就好像斩杀了铸造自己的刀工的雌剑一样。

“黑色人”说：“我的灵魂上是有这么多的，人我所加的伤，我已经憎恶了我自己。”可是，该如何理解这“人我所加的伤”呢？这也是历代的研究者一直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。笔者希望分别以黑色人与鲁迅的立场来尝试对此内容进行

解读。首先，就“黑色人”而言“人”指“王”，而“我”则是指其亲手铸造的雌剑。另一方面，就鲁迅而言，“人”指代羽太信子，而“我”则指代其一手培养的周作人。在这个人物关系的构图中，鲁迅既是铸造雌剑（周作人）的“刀工”，同时又是向王（羽太信子）复仇的“黑色人”。“刀工”与“黑色人”在鲁迅这个媒介下出现了联系。因此可以推测，鲁迅是有意将“刀工”与“黑色人”描绘成一个人物的。笔者认为，作者可能为了隐藏自己与周作人夫妇的复杂关系，才在故事的明线中加入了这一条暗线。

那么，为什么1926年的鲁迅会又想起往事呢。众所周知，《故事新编》的创作历时十年，其中横贯了《呐喊》时代《彷徨》与《野草》时代。1926年前后，鲁迅的回忆散文集《朝花夕拾》问世。《铸剑》也同样是这一时期的作品。笔者推测，在鲁迅的回忆中，兄弟的绝交总是时隐时现，无法泯灭，又无法明说，只能以一种隐晦的方式表达出来。同时，《铸剑》中所出现的诸如“复仇”“父亲”“鬼魂”“老鼠”等意象也在《朝花夕拾》中多次出现。笔者由此推测，《铸剑》实际上也倾注了作者当时某些回忆吧。

附记：本文根据笔者于2013年7月12日“第135回信州大学中国文学语学谈话会”发表的报告的内容稍作修改而成。报告原题为《鲁迅の歴史小説「鑄劍」の登場人物「黒い男」の謎》。

注

- ¹ 干宝著《搜神记》
- ² 松冈俊裕著《眉间尺试论》，2009
- ³ 工藤贵正著《もう一人の自分、「黒影」の成立（下の二）》
- ⁴ 竹内好訳《故事新编》（岩波文库）
- ⁵ 许寿裳，《亡友鲁迅印象记》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，2010）

（信州大学 全学教育机构 研究生）
2014年3月7日受理 2014年3月7日采录決定